



皇華子游藝集讀書江上上稿卷之十

益河馬一龍著

金商質

江以東編輯

王進煉

許一中校閱

下姓震章梓行

文廟禮樂配享議

傳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

述又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
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故自生民以素未
有盛於孔子至於崇德報功而議禮作樂求
其必稱可也自漢高過魯之祀歷唐宋至於
今日郡縣皆立文廟而春秋祭祀無間然矣
近

廷臣議禮去王弼而用師稱惟作樂一事寥
寥千載文廟無惟奏之音而學士大夫未聞
有建白之論果夫子之功德不可形容而難

播諸絲竹金石之間乎抑生於千載之後模
寫千載之前不得其真而故缺乎記曰其功
大者其樂備其德盛者其樂和若黃帝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莫不有一定之樂咸池大章
大韶大夏大護大勺其名義皆以功德為主
故曰五帝殊世不相沿樂凡此諸樂皆極一
時盛美而季札之觀孔子之嘆獨稱韶者舜
治無為節奏之間中和充溢能使人神遊心
醉耳使奏舜樂而象克之功德則不切矣何

能感動聖賢之志所以奏其樂如見其人然
武王之德未為盡善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
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強五成而周公左
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其制作之間征
伐之事一無所遺聖人作樂不苛如此孔子
大聖古今一人而已會太極全體後世追慕
功德作為文廟之樂當如畫工描寫天地日
月雖不能盡其廣大高明而依稀彷彿能無
僅似之乎今日議追崇典禮而大議追崇典

樂又豈非千古之疑而具然與也
清廟之缺事耶春秋祭祀郡縣諸生習為成
童之舞笙簫管籥之聲其餼羊猶存也間有
不知太音之義者雜以僧道異端之人吹弄
增悲助歆之曲其侮先聖而壞世教也亦甚
矣如祀祝制詞所謂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刪
述六經垂憲萬世前言德後言功當時作者
亦知夫子之弊矣漢臣倪寬議樂嘗曰金聲
玉振魚總條貫天子建中和之極寬意諸侯

大矣位不甚尊偏安不可以立極惟天子東
西極日月之出沒南北盡天地之外隆其位
甚尊其樂可合然天子惟有位爾而作樂必
擬其合况孔子雖天畀其位而德過三王功
高五帝豈不可作合備之樂哉若論

今日崇德報功又不當以位拘耳欲議孔子
之樂要必合五音六律之管總金石絲竹之
音金以始之以象其知之極玉以終之以象
其仁之極使擯執圭行其綴兆也聘享聘河

要其節奏也上大夫之闐闐上如抗也下大
夫之侃侃下如隊也高明配天樂之清明也
博厚配地樂之廣大也可以任而任可以止
而止始奏以文後亂以武也可以久而久可
以速而速治亂以相訊疾以雅也其節穆以
徐其思安以樂杏壇之春風也其音蕤以散
其聲清越以長舞雩之与點也西觀之誅金
聲之肅肅也三千之教鼓聲之雍雍也萬象
異形而殊體樂之清濁倡和迭相為經也百

至異世而同神樂之小大相成終始相生也
顏體百世之心斟酌孔子大成之樂定為何
名何義春秋祭祀先時預習當期舉奏減不
世盛典爾况聲音之道与政通又豈無觀感
而興起者乎至如孔廟配享四配之列無容
議矣四科乃一時遇難之徒孔子思之而門
人因併祀之非謂數人獨聞道其他俱影響
耳舊日之議如冉求之衆歛進於禮殿之中
有若之似聖人不為殿會之列子張之務外

似不優於漆雕開原憲之甘貧豈亦劣於宰
子哉東西二座從祀諸人之議尚且未盡也
也東座原五十四人近日

廷議別祀孔鯉曾點二人於啟聖祠中以其
子居堂上父列座下改之俾人倫道統兩無
所妨當矣而去顏何荀况劉向鄭衆盧植服
虔王肅杜預八人進后蒼王通歐陽脩三人
今實四十七位西座原五十六人惟別祀顏
無繇於啟聖祠中善矣去公伯寮秦冉申黨

遠伯玉林放戴聖賈遠馬融鄭康成何休王
弼范甯吳澄十三人進胡瑗陸九淵李竇四
十四位其中若荀子立性惡之論公何察之
毀子路去之宜矣若林放問禮之本杜預者
功於春秋而遠伯玉之出家合於聖人不知
去之何也道學之統惟宋為盛孔廟從祀亦
多其人然碩果不食陽氣猶存胡元之典腥
穢之會黜涅之餘亦舉吳澄許衡二人居從
祀之列以見吾道無終絕之理至於我朝
朝煥日月於中天扶乾坤於再造聲華文物
之盛二萬餘年曾無一人從祀何聖學之大
明而聖統之不可續耶

今日理學名臣難以悉舉公舉一二人最優
者與於從祀之列以所以繼述聖而獎將來
也

山中聞友人補儀制尚書郎

春風春雨不多時春日春遊定可期野性近
成山水癖故人遙去鳳皇池浮生何處堪行

樂塵世此身如奕棋將別贈之紅芍藥與君
千里共相思

花下贈姚長山

桃李花開滿枝花下逢君一賞之久見故
人頭髮白為看明月酒杯逢蒼生不起謝安
石繡句空傳杜拾遺真向東風問消息池塘
春草正日時

舟中期友人

湖中鮮魚美可食蘆花小舟深不測清風不
生水上波月出東山片雲白西家友人期不
來拍手唱歌空自回相逢幸有李太白與之
花下共傳杯

過菱山

青山十里盡樓臺萬竹山房雙徑開春日看
花紅藥亂故人送酒白衣來神仙第宅無烟
火太史文章半草萊野老未曾通姓字相逢
謂我謫仙才

祭十六兄

其童年就兄門下習舉子業兄善啟發自八
 月以至十月便能照屬文詞粗有可觀自是
 師事兄矣既與兄同游邑庠外國學兄之友
 愛其者獨厚於諸兄小則盤桓於飲食燕笑
 大則吐露其肝膈經營幼而壯壯且老無一
 間言嗚呼痛傷兄之長逝也嘗聞德厚者發
 福氣定者令神慮周者善後兄年甫六十有
 三髮雖種種其視耄耄而能徒戴者尚少也
 福之隆德如是友外柔而內剛勢可休而力
 不可奪恬澹優悠迫而不亂神之全氣如是
 友財不取而自盈業不勞而疊創績密詳悉
 而終未究後之善慮如是友嗚呼痛傷兄之
 長逝也愷悌慈祥與衆不忤安閒順適在處
 皆宜雖風紀不振而恩光之下逮也凡此應
 受多福保氣攝生遐齡未艾長慮却顧遺謀
 允臧然後天人協應而埋斂為得否則於兄
 之長逝也烏能不痛傷而重以感哉

太虛有天之名論 史部試題

孰謂太虛為氣之源也乎氣也者器也謂器者為天乎器者氣也器之者理也者無之間而已矣無者妙於神者滯於物妙者不可以有象滯者或可以名故其曰太虛然必至於虛而後天可名也一必至於太而後名可泯也昔者玄淡極論之士蓋嘗擬天而為其說見小者局思遠者荒期費者驅盡緒出者紛誤推天而言天天乎若之何其名之自也自其下而觀之之多矣爾焉貌定而色者也昭

昭爾焉燭朗而明者也浩浩爾焉靡廋而度者也是謂天也者從其觀也者是故三光尸其精五氣尸其運變化尸其神陰陽尸其靈萬物尸其功尸者昭於有物而後滯顯諸有用而後微滯物而微用猶去器者也是故至精而無光至運而無體至神而無變至靈而無迹至功而無物無物而施功功以成無迹而施靈靈以著無變而施神神以通無體而施運運以恒無精而施光光以大恍惚之而

不可以為之象者實之而不可以求其能故
曰虛又曰虛也者實之基焉實虛者塞塞則
止塞止而物遇則窮氣無止息天無窮極要
之不可以有始及之不可以有終無始無終
至虛之宗故又曰太虛有無之名謂是氣
也乎而非器也者一氣流行輕清而上浮者
其太虛之迹焉耳矣或曰張子固以氣言之
氣者天之質而已理也者氣之主宰也理命
乎氣氣乘乎理二者常相須焉專言乎氣則
器者天為氣而不可以為器太虛名天而不
可以為天器而不神虛而不造則天也幻矣
清虛一大之說其不能脫於老氏之宗乎老
者曰無而生有有而歸無有待無待二待相
將而天地幻彼所謂言天之至者也惡是惡
知夫氣不常有理不常無至無之中而至有
存焉故太極生兩儀始終不窮循環無端實
理然爾張子固知天也豈所謂一虛而萬實
者歟愚故曰器者氣也器之者天也

許母江氏墓誌銘

予讀黃潭黃子慈節傳而知江氏之志行可
銘也黃子有道之士也進媚於朝退
天子其欲甄別當世以風俗而熙運歛之稱
聞固先自其近者舉所知其為江氏作傳必
不苟江生於歛之東里父曰遠年七十歸其
鄉之良許天昭有子三人焉皆名以文蓋曰
淵仲曰山季曰清山之生甫一歲清尚好而
昭死江志不移矢立三孤以後昭勤蓄自屬
保者昭業暨長各婚之東里張氏女貞而苦
江曰克羞饋祀以求我也淵室之而生子曰
璠西里方氏女慧而孚江曰能行綜務以協
衆志山室之而生子曰璜曰綜信里葉氏女
惇而淵江曰蕙隸帑佚以任長也清室之而
生子曰珪嗚呼君子可以觀慈節矣自昭之
死至淵之死江之為婦為母有後於其夫子
之道自清之生至璠之生江之為母為太母
有父於其子孫之義江特一女子之善耳內

外周旋始終克美元許氏之宗而三世一身
丈夫雖焉嗚呼君子可以觀銘矣黃子作傳
於江氏之始歿而其子文山乃以乙未之春
乞銘於予山見予而再拜以泣告之曰是歲
冬將卜葬於東澗之獅山先淵死矣山也不
穀無以章母之遺願乞君子誌銘以藏諸墓
遂銘曰繫母之德出於天性不貳不移力見
有定大銀紵驅羸弱靡振砥其頽流光然靜
鎮終始慎與順受其正克昌乃後者室大統
豈曰婦人丈夫之行光嬰既沈乃殞厥命白
壁青山流芳蔽孫飾此壺儀肅昭內訓之
大世治篇
湯子為政於溧陽入司空署而過益河別馬
子馬子贈之行作世治金山行世治篇益河
子曰今之世聖人不知也今之治世聖人亦
有所不能焉昔者聖人之世上恬而下熙遠
觀而近守而君不勞民不擾治道有恒焉世
降而德衰道微而法生俗薄而偽滋矣書契

之始也其結繩之政微乎桀紂之亂危犧氏
爲之濫也堯舜聖矣湯武愧焉周公其刑辟
之備哉禮樂備而文明刑大槩散而智僞叢
人皆眩聞見以相溺也其何能後諸坊是故
三皇尚道而坊始五帝尚德而坊道三皇尚
功而坊德五霸尚力而坊功桓文之下也仲
尼不王皆世道也春秋其坊力之作乎秦漢
之僂天下猶不免焉是故春秋者孔子之刑
書聖人後生於今之世也必有大僂而後可

以坊刑之惟僞趨於四聖驅迫其民而後之
我不敢知曰堯舜在上結繩可緩也周公在
位証誅不行焉其斯昧者將決坊乎天下之
澆沈無日矣我亦不敢知曰時爲亂國湯子
其達是道也邑之不治也久矣急刑而縱民
鼓奸而長江敝孰甚焉脩其坊而民遠惡上
下以相戒也是善坊刑者與欲世治矣其何
能后諸坊唯聖人不易也乃作世治論
持齋五筵說

甘泉湛先生書持齋五從卷其略曰為學而
從於五倫則為實學為政而從於五倫則為
實政周子持是卷而證於益河馬子某曰道
備矣五典克從從諸外者也夫外實焉道備
於實而存渚德德之從渙焉力也道其難乎
天下皆紛然趨耳從者偽矣而道病於學據
於政至德之機日莽穢而不軌天下昏昏督
督以文飾相欺而遂成世噫噉也甚矣其幾
危乎機者動之微其未動者則至德存焉德

而未發故聖人主靜以立人極亦曰存是德
而已矣從言情持言性天人之際微乎巖哉
壽大金吾太夫人母六十序
大金吾余泰山氏也稱母以其子泰山何以
不言母之從子矣子孟齡余妻女弟也仍泰
山為金吾言小介矣大之為言稱諸泰山後
耳大金吾通於文辭翰入儒林母鄭夫人壽
六十大金吾之名彰於有位者二十年凡留
之貴人大夫以其誕悉造於庭貂蟬金紫相

存
三言千張元

映而輝耀武夫列騎傳呼而馳驟綵繒寶玉
以為邊實者羅致而雜陳歌舞管籥上下而
疾徐其文儀其聲和大金吾致腆潔執爵三
祝其頤而觴夫人於堂庶有位或進以秩遠
人也或進以齒鄉人也各祝如金吾禮以尊
卑貴賤為差又各以金吾之祝夫人者致之
金吾而受福焉夫人樂甚額金吾於膝下跪
而命之曰今日之壽乃知所以榮乎其樂也
可相繼乎又進以申其意渚大夫諫息而聽
樂奏節衆無譟余引滿跪饋夫人以所命於
金吾者進渚大夫而宣之夫壽天之紀也樂
人之情也數極則紀易樂極則情遷故令天
者不以永年為壽而以不朽為榮令人者不
以可樂為足而以能繼為幸昔夫人之歸也
事太夫人甚謹太夫人稱之曰孝余泰山多
嬖倖而夫人處之善泰山亦每以賢稱賢以
孝婦人之德備矣其傳渚後世乎是則可榮
也且大金吾方委玉於和氏之手振其氣欲

布
天子之威於萬里夫人子大烈而居盛美備
諸福以享遐齡其在也日猶大有樂於此者
後此
天子將錫之玉杖歲有河馬余具以玉冊之
文撰下木天而還以今日之所以祝夫人者
祝夫人夫人之讓而不敢當諸大夫再拜而
祝大金吾揮伶人使之樂衆賓既醉乃退

碧潭記

閩人碧潭子以碧潭請記於余余未之識也
吾鄉有玉女潭在菴盡溪之上四十里潭水
深莫測出自太山之巔體澄澈下可見數丈
許其旁溢出皆成小洄流山麓或汪洋者山
地寬窪而復流者也或屈曲如虬螭或衝
激若叩金玉泠泠然聲以山石盤峙懸空而
下墜者也或翕奔龍巖石竇洄洄數十步或
百步漫自下口汎濫而出蓋山體中虛周脉
隆起風雨洗蕩歲久土去石罅出而水入也

或深澗為溪枝引而豬為池石梁橫跨亭榭
花木梵刹如官參差布列於其左右此則探
幽好奇之士粧點景象而迹形寄情者也潭
今為天官郎史君所得其澗而廣折而使之
勻淪所衝激既其實鑿而穿地石水出入相
錯其深澗處作小舟楫以乘人力之勝古昔
所未有史君結廬於潭之上下時與縉紳先
生及海內名聞之士一切勢分利祿所不加
之人相與朝夕潭發揮揚而天下皆知玉潭
之名謂史君為玉潭主將舉天台武夷夾介
而稱之潭之遇史君千百年亦奇矣哉碧潭
宜相為玉女類其源流變幻果不殊余之所
見乎余未之識也居潭主人見周子與玉潭
主人無異其潭想二者玉女者聞潭水發木
蘭波九曲而後至周子之居則淵然凝注周
子必有得於潭之靈而能文詞遠博神宇秀
發如此潭之遇周子千百年亦奇矣哉余故
類玉潭以記碧潭而附奇於二潭之主人

明故中書科中書舍人南華鄭公行狀
 南華鄭公諱節字朝用初號守朴更南華本
 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人其仲父強為縣令
 肅宗皇帝除携公考好學家性從之公生於
 都下強後司留鑰公遂家焉籍江寧以書克
 應天儒學子弟負五試棘院不中次止德已
 已
 朝廷以公仲父富之績破蔭其家有司以公
 應

命授中書科中書舍人遂老公魁梧磊落務
 略小節与人不為足恭禮然忠信果慤見即
 知其為長者性仁愛寬恕輕財好施常友人
 徐君周有父之喪告公貸公曰大丈夫豈以
 金帛為貴耶即不能為聖人脫駭事如東吳
 麥舟吾為儉渚友朋若何貸吾為君殯繼母
 喪又繼周喪公三殯不言費他如周事多有
 之或遇禍患貧乏人凡告急於公者未嘗不
 濟義所可吝之不甚計量雖所負數百金家

一言義感即取贖券立毀此公少以仲父宦
 祿家鉅藏後至家業衰微志亦如初鄭寧者
 非公族姓也乃父為公同母親與其弟守自
 閩來歸公妣太夫人陳氏謂公曰若能子寧
 字以全吾恩乎公唯唯退為寧宇營居具給
 其所為生各婚焉教之以藝太夫人甚慰乃
 寧不能家貨其居公復營之寧三再以廢公
 惠公之復以終寧身其後至毀服飾為寧助
 足亦無忿忿意嘗居第西室大僕湯為之也

剛纒寶器悉焚湯懼伏地請罪欲與焚器俱
 公徐徐云若居室且無餘矣小奴恐不熄於
 衣肉乎取錢二千給之人服其量昔
 先皇帝南巡權貴江彬寓公第公多風忠義
 於彬彬不樂盡閱公寶藏以去未更以誣妄
 累公終不及於罪人有意公向富貴今貧窶
 者勸公以居第售可為金為榆年計公曰先
 仲父謂其能奉祭祀竭平日財力今其繼獲
 貨利作身後福寧忍抱先仲父神主出祠堂

門遠巡於街途家藏矮簷屋瓦即饑餓不能
出門戶者寧伸父祠堂以死聞者莫不慨嘆
君子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鄭公有焉自中
其舉子蓬瀛意內外丹學晚年不束冠帶作
道人巾服与方外士朝夕嬉遊或鄉先生及
四方之賢者至相對坐終日淡性命理一切
勢分外故不入齒類間圍棋飲酒自取適
興為小園池結亭石焚香靜坐則召諸子講
究經傳義課文字余為公門甥婿五歲科場
讀書園亭中晨興公時具服肅禮容持子婦
憲稿拜而清正歲久不倦余嘗謂公曰質純
厚与今輕薄俗習殊不類設不生長富貴得
在畝畝中備嘗艱苦少日与道學士切磋麗
澤惟方渚黃州度衡公權之可幾也蓋其先
多德德未耀曾太父友諒大父洛締造基深
曾太母陸氏大母吳氏皆儒門賢淑女配相
克昌厥世公之遺植遠矣今年余以繼婚在
公家二月廿七日公息泔澁手足搐搦醫治

之稱稍不能起至七日幾望疾大作余及胗
藥后余歸再旬則公以八月十二日卒年六
十有二歲生成化乙未九月之五日配孫氏
國子助教孫謙女也子男四長仁孫次孫
恩授南京錦衣衛百戶娶國子生貝山女次
仕娶封尚寶卿何公錦女次仲娶淮安府知
府趙公俊女次偉應天府庠生娶南康府經
歷何公周女女四長適浙江按察司僉事龍
公覲之子言次適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王公

微之子楠三四皆適府庠生金子同賓蓋三
亡而四姓繼焉孫男四曰國賢國林國光國
棟皆知讀書習禮孫女六年与四孫男差長
幼其長余聘為豚兒婦今年某月某日葬長
岡山祖塋之次去京城七里在安德門左公
卒之既四月余以偕封葬其仲子以陽月之
晦追余金山拜而泣曰先君但矣其平生志
行惟子獨詳仁等哀憤喪心無能著述其實
乞銘於大賢君子稽顙再拜頌子為先君狀

余以行途辭不獲次日又從余渡江瓜洲即
 舟中叙拾以備傳法張本之無相與不其
 細賀湯尹幃詞有序曰夫以與美其平
 之起路鉅聘馳聲邈矣宇揮吸博鱗鱗矯
 同山綸淵乎鈞治鳴分臬鳳政入龍蛇脯竿
 四其之澤實仁而破愚力犢之良非智而止
 林亂一立自勝如劉如沈如傅三子何欺
 之而不敢不忍不能景明巖幽谷之陳國曜
 徹覆盆之德鬼神破膽草木知名細察
 卯申之縛威加巫老之投悔起借獲恩
 懷絕肉才非百里已小試於割雞志在
 四方將策勳於倚劍幸而此出此其
 聖人之在上穆穆近衡宜君子之盈朝
 休休容善功名無損於治郡謨弼有族
 乎昌言鮮牧勞心公退委蛇之食經營
 度德遠彰雕峻之規聊嗣響於童謠用
 陳情於祖餞

昔來遲邠堪今去早柰聲價動

皇朝幽谷裏陽春都到萬家村
窈窕歌謠廟堂中
才德如公少應不是銅墨
半標司空官亦好
還須詞苑鈴曹把酒送秋風
黃葉老別意且停撓

高調集賢賓

嗟辭大中丞侯公太夫人

望湘江之渺渺兮悲淑人之仙逝
思真真以莫筆兮子通家之小子
馳千里以一奠兮知神靈之何許
實蘭玉而為賦兮非易醴以告

姐忽悽愴而若臨兮具馮子之貝几
肆靜儀之蘭奢兮稟帝命之有加
皇我父伯兮柱石於國家
致孝襄以祿養兮性儉素而弗華
怕卉服而糗飯兮勤女紅於芳麻
窈窕九之迭流兮歲冉冉而貞涯
歷春秋以百紀兮昭白髮於繁霞
子昔稱壽於此都兮舉駢祝以為
辭命制而仁或可衍兮必千歲以
為期詎知夫性來有常數兮果二
時之不移自古非無至人兮踰從
欲以為希夫來擾擾而性寂寂

兮神文獻此居也故大息之若顯兮紛屬賓
於素纒繫洪韻以芳留兮曼周中之遺恩罔
極而真報兮過孝子之思正道以無陳新味
其九月九日速湯侯遊涪山儀特湖南久不
然至建丹舟山真秋或春休公日臨光昭白
曉霧初收海氣殷晝和秋水照瀾斑晴沙忽
下雙鳧鳥未殿遙洲萬竹山客有錦衣來未
至酒餘黃菊醉方還蕭條真訝陶元亮且盡
君侯一日湖

和金山寺和彭司諫韻

海上龍牙寶藏洲仙人已去鳳皇臺月臨斗
斗星初度秋到江淮雁欲來地軸中分三峽
下帝城孤障百川迴輕風不送吳門棹有客
西洲猶未回

送李燕崖兵備入蜀

相送晴江曙紅帆照日明諫臺焚百草戎馬
向孤城蜀道登天險荆門出峽輕巒勝無雁
過何以寄君情

六月過史遊峰

喜過高賢第何妨盛暑中日陰酣夏木涼袂
愜薰風起鷺鷥方扇迴車避野翁僕去遙指
處黑雨暗前峰

立祠堂告言

統宗聯族之志積之廿餘載時以力未可為
故因循有所待耳然思古人為善惟日不足
若過時失業徒自悔也况一為外物所移多
昧祖宗一本之義茲勉因力之所能先為創

始其力之未能者族後漸次舉行本房小宗
無位宅除震桂姪居祠屋外築与措以所買
松栢基屋一路至街与之自屋墻後地亦
仍給還松栢二姪確桂二弟所弃基屋亦給
還同位俱不收取原價及族間新舊稱貸銀
穀各處些小債務悉減去判上年大歎小戶
所賣田地止徐南坊中三湖塘百口柴米所
賴至華山欲營販歲之慶收為世業餘各召
言給還或有無主者給還今甲震與世仁永

春各領資本亦限三年算足一本不復取償
今將南宅基屋稍用增飾立為祠堂仍以門
前橋埠白渚之田入祠公用并贖貧乏族間
無田者聽種糧差之外不與取租為此告知
內外人等幸相體諒勿及於間庶幾無資
和韻三首二
美景四時同春歸淮海東短牆依度月高樹
遠含風水繞青山外鶯啼燕禁中
道新草又茸茸

天涯旅况同清興小橋東錦瑟誰人調
學士風故鄉雲樹外明月酒杯中但使機心
息休言世態茸

歸舟萬里同繫纜野棠東鷗宿波心月花翻
葉底風客遊湖海上家名夢魂中世事催人
老相看兩鬢茸

贈呂仲子

仲子才華少有名文章落筆鬼神驚自空眼
底三千界淮瀲胸中百萬兵魏野青襟身似

存
卷之二
方應

鶴趙州白璧價連城與君一別東風面待看
中秋月色明
席上再贈別

二月東風桃李花與君相別馮南華鳳皇臺
上文章客龍虎山中處士家游所肯辭仙杖
杳清狂不逐市人譁飄然蹤跡輕塵鞅欲達
銀河泛海槎

九日約南村登高不至
寄竹湖家
九月黃花依舊開
花前何處白衣來
洵潛豈

戀五斗粟村南空憐三賦才
綠野狂夫今日醉朱門貴客幾時回
天邊為有傳書雁欲寫新詞寄我懷

舊李園

舊李園中今復來
舊時竹徑半荒苔
主人未熟黃梁夢
此地空餘碧玉臺
事到百年皆寂寞
月明中夜獨徘徊
細梅花不是初相識
又向林逋次第開

新李園

新李園中今始來海棠臘月有花開休嗟白
首申公駕又上黃金郭子臺身外無家猶戀
客中多病且傳杯明朝欲作孤舟別一川
愁腸十幾迴
江上示恒總兵兼趙世為平表寄自入未
仲冬之月尚無冰桃李花開鐵甕城羊子江
中潮不定越王臺上月空明遙傳北寇邊烽
急近喜東江海賊平露布未聞戎馬健將軍
一戰遂成名

新燕

燕子幾時來家鄉桃李開客中逢好景花外
逢餘杯掠水輕飛過巡簷疾轉回此身同羽
翼經可到天台

旅宿

地春雪暗南江逐客迷水中天上下馬首
路高低涸轍魚龍困深山虎豹棲露眠應待
旦茅店早聞雞

半載離鄉土 孤身在客途
指揮從別駕 狼狽避江舟
出坎還深汲 登高更大呼
丈夫時不遇 白髮戴頭顱

遣懷

...

有遠平臺客 他鄉滯此身
朱顏花下老 白髮鏡中新
世事一番夢 人生幾度春
還將明月意 獨酌不須親

歸途逢二十六年

...

歸途逢村老家 信慰平安未捧毛
君檄休憐范子 寒弱年猶健
翻多病 不勝官欲買山中
宅樓連龍上潭

聞舍姪買舟先歸

...

羨汝騰風翼 嗟吾逆浪鱗
同時分別袂 兩地寄孤身
落落江湖外 迢迢野水濱
一為鴻與燕 何處更相親

大風 恨韻

...

閭闔門閉 少女風南箕
昨夜過河東 黃塵有脚封青瑣
赤日無光下太空
館閣淪思天地

變君王軫念玉虛宮明朝莫上乾封疏
三千路不通

送鄭黃門

天際片帆孤客心使君休問嶺山陰
十洲半落神仙界五鳳遙傳玉殿音
梁月夢隨行節遠江尊情共故人深
今朝一自天台別洞口桃花何處尋

玉華館新構小齋漫書一聯讀之可迴文
因各成一律

我愛清澗半出家山海寄跡度年華
青烟煖護雲中樹白露香含月下花
幸有多賢同道義若為老圃自桑麻
悠然且向兒童語漸喜新拳長巖芽

故相遺居日月紅浮生身世老山僧
人龍後作南陽卧物議休教地隴騰
花下月含香露白樹中雲護煖烟青
殷勤欲問陶彭澤種滿東籬菊未曾

元日

元日又來至春風一歲除青陽開泰宇和氣
滿區廬世治人皆樂耆良道不殊梅花如可
意相待真踟躕

過洞庭

江上風帆過石頭長江遙帶赤城流若山雨
泣湘妃廟楚澤仙傳黃鶴樓萬里夢中歸故
國五雲天際望神州他鄉不用千金贈遠客
身餘一敝裘

送友人任西蜀

自是山林老布衣羨君身着錦袍歸池塘
寂寞生春草劍閣崢嶸倚夕暉舊日親朋肯出
付平生志意莫相違官人盡欲居中日我願
賢才詩四友

用韵寄西蠟彭兄

和風已發凍還與故園親物共青陽候花殊
白髮人無書通上國有酒過東鄰昨日街頭
子千金買一春

暴漲

百日憂旱一日雨一日雨過百日憂城沒者
湯蛙產竈水連潮海鯨吞舟須史大陸皆為
浸只尺橫塘不可浮天遣下民艱粒食莫將
軍務急徵求時適有寇當事者青島於於於

金山次陸儼山老師韻

山水於人那得齊百年身世幾更移
朱華萎矣青春去雲物淒然故國思
避俗慣來江上寺登樓每得景中詩
清狂未遂平生願書劍飄流正此時

送西崖李儀賓歸楚

楚客三千里吳門八月歸
片帆江共渺秋水月孤輝
戚國王恩寵他鄉祿養稀
踟躕此行別回首重相違

金山承長山渚兄見訪席間分珠字

赤岼斜削寶藏珠丹崖下有野人廬
客乘畫舸源江渡身与龍宮半壁俱
山雨欲輕新葛芋秋風初報紫萸
尊鱸勸君更酌中泠水學士高臺盡草蕪

新豐夜泊

新豐市上酒家邊，夜泊沽來不用錢。
北風吹雨欲作雪，客子到家將近年。
京國書傳千里外，剡溪路入小村前。
深林蘓者高人隱，尋到梅花却繫船。

維揚別胡前岡

淮海送君三百里，今朝一別各相違。
樹頭樹底黃沙起，江北江南白雪飛。
喜得故人天上去，且乘歸棹月中移。
多賢已進思

明皇無媿青山老布衣

又一首送東翰林諸相知

封地寒雲接

帝鄉客乘書舫過，維揚蘓遊不作丹丘夢。
淮製須裁秋湖章，春日士林鶩自轉。
秋風南國鱸先嘗，煩若寄洛天涯客。
浮玉山邊萬里長江中，送徐尚寶

三日辭家來送行，送君幾種別離情。
故人許國登樞府，若父為官寄虜城。
村巷東風時又

至野田蔓草自還生一年一度逢春日欲別
歸期浩未明

金山會彭太史

江中病客懶見人幾月不彈冠上塵文章太
史來何處湖海虜舟共此身我向南則淡性
命君燈黃閣聽絲綸他時再得南歸便須訪
山陰須季真

金山逢苗公石

歲暮臨山寺同登山上臺江聲轟石出日色

消鴉未覩我滄洲興逢君梓里杯中賢冷

尹載酒共排細

玉女潭與宗敬川刻燭根韻賦景一首

天開地軸鴻濛後帝鑿神工造化先龍出禹
門驚蛟螭鳳歸丹穴舞翩翩淵泉直達銀河
上蓬島如來震澤前翠擁巫山環十二淙飛
鵬海激三千枝虬老樹雲根濕草蔓長階石
髮芊竹外碧雞青玉案水邊金馬彩雲羈鳴
泉嗽齒聲時吐迴身旋車景若遷瑞氣氤氳

盤佛窟晴嵐靄靄貼霞笺星橋虹駕通玄宇
石崖書歲秋錦籤淮遣蛟龍穿兩洞却疑日
月過雙肩深潛少室峰池近獨潭狂瀾砥柱
豎美景暢懷觀大化殘碑摩刻涌前賢凌波
素練蛟綃濕偃月陰壚虎吼弦百尺懸崖飛
宿雨鳥山林木鎖空烟上摩青漢下蟠壤南
控荆吳北望魚莫訝冰壺幽色相宛同秋水
出新蓮神遊碧落應無地境入華胥別有天
潭上主人雙駟世園中甲子幾更年金仙出

見神州界玉丹携來太華巔媿我長吟酬玃
物願君清戒守臨淵

九日与王湯吏部村宜興馮亞宰苗少宰
登高

九月九日寒氣來与予同登高玉女臺馬首青
山推不去雲中白鶴喚常回真歌宋玉悲秋
賦且畫陶潛賞菊杯不識姓名何處客一時
相見亦憐才

冬日客中逢雨

池雨聲連屋帷風影撼床病情憎鼠雀愁緒
對壺觴老樹紅猶濕幽花敗亦香寂寥憐旅
况四壁起寒螿
戴石屏夜宴太虛觀
太虛燈火明如晝縣吏開筵衆集時敬起成
儀賓右座先搖琥珀酒盈卮曲終雅調琴三
疊花覆清陰月一枝午夜散歸人散亂馬頭
歸路竹參差

一麟字洗

一麟字應文一龍之異母弟也麟生山歲先
君命之名而尋守滇南後先君卒於官麟方
四尺矣少長一龍与之冠而字之先君之命
麟也觀世道也麟之為物帝王之嘉瑞耳其
見於世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深仁厚澤淪浹
於民物而後麟斯有焉然見也罕矣黃帝堯
舜文王之德麟之瑞也不亦宜乎孔子大聖
人也而無其位其作春秋乃絕筆於獲麟道
其已矣文不在茲乎聖人道之軀也春秋聖

人之文也春秋作而麟出文之應也由孔子
至於今若是遠矣聖王中運而興大明其道
於天下而五帝三王之治勃勃然於今日所
謂湯氣盛於牛末之交而文明之極矣麟也
其將應文明而見於世乎其將為九數而毛
伏於草莽之間乎麟乃知先君之意則龍之
字汝也不認一麟也夫

應元字說 善台 麟也夫

應元毛生字名曰體仁而字則原諸命也元

者天之理仁者人之性性亦理也形氣之交
而情之蘊也具於心而命於天雖五性之一
而實統乎天下之善義禮智皆由此出焉故
曰心如穀種而仁則其生之理也然人莫不
有是心亦莫不有是理而失者衆矣失之者
是罔生也罔生而幸免君子恥之蓋天之理
有善而無惡其命於人者未嘗殊焉人性亦
無不善而具為不善形氣蔽之也君子生於
形氣而不罔故能察濺於此而動靜有養理

之命於天者全體此心而擴充之夫動靜中
養擴充之基也省察克治慎於動而後於靜
之力也力不至而能充之以全此心之量未
之者矣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之者也毛生
顧名思義不可不力也力而不至盡也故君
子疾友半塗而廢者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又
曰體仁足以長人斯二者乃所以為名之義
歟其與乃公石峰先生為同年與生有長道
焉是以其言濬而勗

廣凌別金子路

爾歸閩中經幾年閩中壽士有誰先
每逢館閣文章客長涌君家珠玉篇學古莫憐成白
髮憂時今喜見多賢廣凌又與康成別絳帳
襟懷不似前

呂梁逢二姜子

千里逢君淮泗間與君同上呂梁山總知明
日如今日不是吳淞即楚湖有酒莫辭長夜
飲與官亦喜此身湖東風次第開桃李綠見

春來春又還

昨夜過河訪雲龍道士

昨渡清淮今渡河河中風景近如何春來杜

地風光好夜半孤舟月色多沛老尚知淡漢

主楚人今喜學吳歌山陰道士曾相識欲寫

黃庭換白鵝

望白雲

望白雲兮江之湯湯千里兮思故鄉念白髮

兮在高堂懷遠遊兮不能忘宵有夢兮書續

徨欲言見之道路長望白雲兮天一方思故

鄉兮空皇皇高堂兮壽且康毋傷我懷兮

涉波周行毋廢我寢兮勉以酒漿不遠之後

兮桃李芳薄將我私兮歌以觴慰我白髮兮

樂典疆

過豐沛

漢國歌風泗上亭謀臣只說有陳平可憐一

代英雄主不識當時鹵西生

惜三代之禮為
州孫通所壞

書吳坦齋卷

世道多險巇虎豹據九洲君子樂平易坦途
方寸間天理本有直何必為苦銀誠驅羊腸
轅何如存周行登高與天齊盤緣亦云傷
若銀美曠一瞬千里疆舉足不視地悠悠適
四方鳳輝覽而下因時異行歲造物詎偏倚
安石以為常此句亦不無謝靈運白雲
渡江哭淨談和尚於溺所感不遠之身
平生恨我無知己方外如師能幾人學士未
曾留玉帶高僧先已化金身怕河腳踏蓮花
池海藏風飄舍利塵試向西天證因果如來
不換本來真本力

未范增

項羽英雄孰可當范增無游比張良入關守
定懷王約不割鴻溝與漢王

賦白蜘蛛

凡物之非白而白者為瑞如白鵲白兔
之類蜘蛛雖微物而白非其質也亦可
謂瑞乎小奚得之覘頭因賦之

爾本微臣安得瑞質天之授形不遺小物爾
質既瑞其性必靈當見而見胡至我庭我德
不競我道不行老於華視自苦窮經親壽而
艾時將頽齡弟幼而惰始識方名大布之衣
僅以蔽身擔石之儲常嗟在陳敝廬不撒勉
守前人青氈確破不耻賤貧安時与命慰爾
東神

焦山東陳太守

四明狂客無酒錢買醉休逢李謫仙仰首浩
歌百壺後振衣獨立千仞巔古來事業誰能
定老去光陰自可憐極有平生好懷抱古君
欲乞鑑湖田

泛舟焦山二首呈竹湖家林

小舟泛江心我良有所思所思存焦君入山
採紫芝服之可野身不老亦不饑与世無所
求富貴安用之執鞭從者好遵暇指時宜傳
巖与莘野遭逢自有期天命苟指弁仲尼亦
何為慙然三詔洞此意更誰知

小舟泛江心好風當面來登山望東海日出
見蓬萊蓬萊有飛仙悠然興我懷自從騎鶴
去千載不復回至人輕富貴高蹤杳難追安
得大還丹白日凌虛臺
竹湖州養病焦山再呈一首
紫芝生丹田世人總不知靈根一入土神水
灌華池長養虛無中毋令蕪菁滋採之常服
食神仙六可期詎言小疾病不如參與耆
中秋承史至湯招余泛月謝之

我愛蘇子瞻秋夜遊赤壁所識雖多人相送

止二客

時至湯止招竹

水波動微風東山出

明月此興方浩然杯盤已狼藉世事不可追
今人尚如昔豈無佳節候可使志意適吾志
存江湖吾意存今夕今夕是何夕八月之望
日遠隨飛仙駕飲之沆瀣液浩渺泝流光逍
遙泛蓮葉爽氣入我懷長嘯發清峰

晚望石梁招賓九丈同酌因聞舍弟進學
喜賦一首

興來呼酒望山梁
痛飲今宵醉不妨
蒲沼水連天
共碧竹林風過晚
逾涼喜聞河弟才
俱長誰謂吾眉白
最良惟節自憐長
寂寞若能到此亦
清狂
送弟遊學
季方羨爾獨風流
一葉飄然萬里舟
君子雖因時出處
文章不与世沉浮
窮途似我空悲客
壯志于今未白頭
請看橋邊司馬柏
當年尚有舊題留

寄張吉山老師

一龍病廢之情不待告之門下可亮也其願
納履門下承師一面亦豈俟近藩之日然後
懷切切不已哉門下以可亮之情得不可有
已之願而逾歲以來無足於庭者應不罪過
龍矣浙中山水神想夢遊無日况今守勝有
主狂野之癖雖駟雲駛為逢安得信宿不達
左布衣德聲傳播惠問盈席往往自慶自慰
一時師弟雖龍不才遺落然卑尊先後光啟

皆能為後今物色氣數人事如此門下不可
不以盛際倡明吾道為伊周增重勳猷占允
益演息命脉也極望極望龍年已向長未得
晚去老頸中加之素怯之軀坐卧藥石築室
山幽日惟杜門檢驗醫藥聊卒光景耳但恐
年穀不登頰仰無賴不免躬事犁鋤占農圃
上下其智至如詞壇墨堵相與成仇貌有呻
及負師夙昔言出愧死安能以大此者更圖
之

與司空尚書劉坦翁

某自捕逋僣謝狀後公來邑中存湖中至今
未承一由某性迂大都昔歸又忽逾歲亦卒
不皇下走啟處門下睽遠緣奔走多時踈曠
以因循成過初意春遊可必得便省候借竹
湖家舫抵昆凌以毋疾趨還夏暑待秋秋後
冬酒此意遂已望廢罪過可言不才自知出
處無狀無可以來門下念者第平生擇師取
友頗有鄙見如門下豈敢自遠燥髮承接前

輩獨見湯明女子學行卓越羅峰相公磊落
敢為門下才識近邁負介不渝此三人者僕
所慕効二公已為古人口惟耆耆且以居里
井為門下小子薦矣安得常隨杖屨獲聞咳
唾之音以自考省耶門下福履想足慰鄙私
相傳以有秘術步追奔馬仙胎鶴骨不假脩
煉服食自能久視塵躡回首富貴中人究竟
何如

金山寺重修藏經庫碑

蓋河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也者教無類天下
有外吾道以為業者老者佛者與民並生而
雜處也古之人不能易矣乃從而道之佛者
佛也老者耆也不必易吾心思煩吾政術更
令天下多事耳故次第二氏之言為之書萬
五千四十八卷凡叢林大院皆有賜使其徒
誦言而明教一知命全於虛一知性皈於空
不段與世塗競錙銖失得此之謂教無類治
不治其聖人心法之妙乎金山寺則滅天下

叢林也自正統年以其書教賜石積金函為
 山之寶藏至於今吾讀書山中嘗究其所謂
 佛所為教其言尚不及老氏有體初時藏室
 州農函積慎密有僧募緣流言於河內王曰
 歲經之室毀矣王用千金造縹碧艦置寺下
 後二十年果崩壞向吾閱其書見其道不足
 以為教其言不可以為用仰而測之因泚得
 聖人存而傳之之意及聞僧以射利說王王
 以好施侈心大不然今此其又見天地間物
 有成數盛衰興廢幾微而幽者不可不察也
 物不終熄物無盡藏其來也示之具反也若
 有所裨而助之力者以僧之詭獲至是袁君
 繼祖之年且八十矣一旦自以為功即其所
 置新之如新人莫之益而已不各好義知務
 而老不衰非其書可為重席幾不辱者
 君之賜与可謂賢也表君見益河子而清記
 益河子又曰君直茲山也哉其藏完好其言
 不抹撤其徒有能習其教不妨吾治則於聖

人存而傳之之意表君賢且有功於天下矣
宜識之

重脩城隍廟碑記

孟河子曰城隍水土虛神也其始造為捍禦
者功固於天險山谿故天下都邑皆廟而祀
之深湯有城隍廟在儒學啟聖祠東啟聖祠
因太清觀改作其地所餘與奉香火者併入
於廟視昔加盛矣自正統間脩蓋至於今八
十年邑侯某見其敝壞欲新之乃捐俸倡率

寮屬及於鄉之士大夫會者施道人者能以
其術鼓舞民募致貨利鳩工購材盡易其故
功將半而侯擢御史臺去京兆少府某來董
是役棟梁榑楮交櫛棖范以腐以蝕以易以
楠以栢以剡以檄成以良墨樹唐墉砌壘丹
雘以傾以毀以易以魔以石以擊以墁成以
堅堂序樓藏齋廚滌溷以溢以圮以易以奠
以廓以嚴以潔成以備以駭奔者武敏不穰
以牲醴者儲別者所以啟閉者以常守以祚

後者以俾承可謂敬其所尊脩其禮物無後
殘缺獨其神而人貌之不知本來何據也天
地間物各有神山川社稷六宗五祀其功德
及民則祀之而其為祀也不過以蒸蒿悽愴
致其誠敬而已詎必人貌然後為神哉以求
其始造物之人如勾龍禘者又當推原所自
不可泛然立像也此因後世二氏者出作一
切淫像以惑人風行俗習弊至於此前輩議
先師毀像知道者當為定論二公皆賢明字

令某又與余後先南野師之門洞究物理今
明而民人幽而神鬼渚皆變易從道其不正
非禮之失豈謂世俗好尚非此無以壯神威
畏民志遂襲用而不改與不然城隍因國家
典祀所有無則創敝則脩即給於公帑法得
焉者亦不至捐已所養假手緇流團集其事
矣正以悅愒者往往濟其私欲物議諱忌雖
有志之士不得在避時宛轉成就所為若特
其中無所媿一旦展布四體必朝出令而夕

致毀其不狼狽失意者無幾使非一公祿緣
情正誼七惟好道之人睥睨一日過身色之
敵壞豈獨城隍之神夫所馮乎是役也可以
觀可以慨可以見二公才識過人通於世用
而不遺其志如此余記成於某年春距經始
之日終歷一時踰一月而公家財力不占焉
長樂而歌曰惠而不賈效我有功赫赫令聞
廟貌斯崇顯顯令德君子攸同百度惟負人
和政通神降休祥時和年豐蝗不入境天示
其衷伊誰始之衛國長公京兆少府寔成厥
終庶幾陳詩以觀民風孟河子曰信然吾記
可傳矣

義畝史氏宗譜序

崇後焉溧陽史氏皆一族義畝史與吾同里
居世焉婚姻其間德者賢仕者顯他茂族相
望也吾所友而善而使子輩師事之則有汝
焉儒景張載懋卿春芳三君子皆志古道嘗
見吾脩潛牒明宗法建家廟置祭田行祭禮

五義並義學心竊慕之先用吾譜法譜其族
以示且云他將做子行有次第矣非文不傳
非子不文文請序吾譜圖以信今而垂後也
三君可謂知本者凡人蔽於見聞溺於習俗
去身不盈尺即生荆棘為藩籬矣不待宗戚
鄉黨四海九州之外然後分人已殊物或途
相視而客逐焉其故由不知一本之義視其
父之父不若視其父視其子之子不若視其
子氣以形漸隔情隨智遞遷理為物所障安

得不使天下紛紛擾擾強者凌弱衆者暴寡
富者欺貧貴者躐賤巧者弄愚爭勝負得失
於一衣一食之間相起為戰鬥乎悲夫此義
不行於天下此理不明於人心矣後世風
俗惡而治不三代若者志士所以常扼腕也
使知一本從而推之由其身以及其父由其
父以及其祖及其祖之父祖以究其始以盡
其族皆其身之一氣分佈而散殊其視一族
之人肥瘠痛痒真若在其身而不異犯其父

兄如犯其頭目犯其子弟如犯其手足安得
 不一死生同好惡忍為一衣一食轉相戕賊
 耶從而推之由一族以及一鄉由一鄉以及
 一國由一國以及天下使知一本大者小之
 積遠者近之充其視天下之人肥瘠痛痒亦
 若存其身占一族人無異犯其長如犯其父
 兄犯其幼如犯其子弟又安得不一死生同
 好惡忍為一衣一食轉相戕賊耶故聖人視
 天下一家視中國一人視萬物一體風俗必
 至此矣然後就其法制品節可不煩政刑而
 治隆於三代矣又安得有強弱衆寡富貴貧
 賤犯而作亂者哉後古治者當以宗法為首
 務而明宗立法必先於譜系此吾謂之君為
 知本者

二霞祠碑文

二霞祠以祀馬子之二室長太霞中山武寧
 王七世孫次少霞明威將軍漢之女家京師
 姜姓長次以位言不以先後年齒少霞死前

繼室老尚存及死少霞不利其庚甲乃不得
同寔太霞繼前繼者歸者今併死之後二週
共三年矣而少霞去此又更伏臘然後地為
二霞墓碣而銘之墓事既畢夜夢少霞授我
二寶髻再拜曰君猶憶妾永訣乎妾西王母
侍者君為玉華掌書擅毀天樞玉冊文妾被
曼倩偷挑失職俱滴人間君文補綴尚餘三
十卷而碧眼賊已還挑寶妾罪獲免故得先
脫塵業感君收拾骸骨與長先姑並藏仙姑

燕府元君之少女亦以雞鳴淪為雙蓮君緣
妾二人死皆有靈澄當廟食於世願以二髻
假君數搗而像之既寤曰此吾意也碣謂二
霞為仙姝者流死當有精氣在太虛中凡人
有念神息則告告者非人所自知者外氣至
此一致耳豈以夢中者真怪誕之事可信哉
且西王母不過渭先居西方為少女西王母
成有母道焉燕府元君亦地方玄武水神近
黑曰燕始於一曰元非真有面目機發如人

以為禍福人者若以二霞無後恐後不得血
食馬氏廟欲建祠設像令後嗣子孫有所瞻
依而不忘阻於行去千里迫不及經營夢蓋
嘗所思度者後五年方得了夢中事

王子辛書約淮陰相會至則先亡幾日矣
玉堂學士舊風流一葉飄然萬里舟春日看
花淮水由故人去我論仙樓滔滔世事如流
水忽忽先陰幾白頭許久不逢王林度知君
雅量更休休結語復謂君子

訪招隱詩

入山問招隱
樵人指其路
馬行循故道
鳥鳴在深塢
野性謝朝簪
布衣安儒素
蕭生讀書臺
青松掩朱戶

有為

天台何處是仙家
洞口年年春自花
莫怪劉郎與路到
當時應恨出山差

送棗泉

白下送君千里行
淮西烟樹望中明
離懷共

倚長亭柳枝上黃鸝三四聲

五華山葉八角亭

尋得盤龍堰上湖天留此地與狂夫山圍四面如城郭水繞孤亭有畫圖未剪春蘿先自
羨飲酌美酒鳥先呼祿野老閒來性猶帶
紅塵到碧巖

金山次朱子野韻

塵世浮名皆過客江山如右畫圖看年來好
學不知倦病裏逢君且自歡神隨物化終歸

直道与吾生一及觀不忍相逢又相別斜陽
人語隔江干

次韻送洞虛先生

斜陽欲繫故人舟江上風帆不可留且向明
光觀上國何妨塵土滿江表臨歧一別無多
語把酒相看未盡愁到手功名猶未晚休教
空白少年頭

再次前韻送靜樂子

瀨陽江上放歸舟又向山中幾日留野老猶

存松菊迥西風不透鷓鴣裘無才用世我將
老有道直時名莫愁今日一為千里別相思
應在鳳池頭

周揚二子呼酒實巨觥用前韻再索一詩
約酒滿二觥詩不成罰飲合率口嘲又一
首

與客清溪共泛舟好懷應為故人留三秋野
菊凋荒徑萬里長風落布裘酒意醉消今日
別雁聲寒帶一天愁江雲渭樹瞻吳越兩地

青山謁馮頭

壽于素齋尚書

聖世湖林一老臣生年今是古稀辰東山尚
繫蒼生望梓里權為白社隣大耋光陰無盡
日小陽桃李有餘春以十月十二日功成身退完
名者福德如公能幾人

壽彭月溪

耄期之壽似童年疑是蓬萊三島仙富貴去
身猶傲蹤兒孫遠膝况多賢世居陶謝諸人

後心在羲皇太古前我欲從君洲飛舉白雲
黃鶴思冲然

書黃天官壽卷

太和合流氣鬱然布玄精而露既以滋鳳芝
秀其英蘭蕕生幽谷同時播香馨歲寒有松
柏而以結芳盟物數窮所代舍虛妙無名求
爾象帝先艷冶維為并願言永不弃安此真
人靈
狼北有大星光連少微室頌職虛星前周旋

輔辰極襲明誰之子將以蹶萬劫遠觀亦無
始乾坤一瞬息擾擾孤生中營經恣塵蹟胡
不握化樞且以任造物

扉廓啟天津真人距虹渚西日佩朱瓊青陽
走玉鼠方壺与瀛洲所隔遠如許自有仙靈
通幡並下穹宇乘風奏宵晨麟鳳若游鱉犧
和經天棘戡去三鳥趾光景遂流連此日無
窮已

志農

莫厭身居畎畝中
古來治道本於農
欲成克
舜若民志須盡
銀雞務穡功出
作人休忘帝
力五風十雨頤
年豐太平無事
人人樂擊壤
謳歌處處同
九月與南村諸
老登玉華山
九月九日九老
會野蔬野飯野
人家遠來何
處白衣酒用醉
此時黃菊花歲
到雪霜見松
柏春如桃李自
繁華可憐頭上
烏紗帽不比
風流晉蓋嘉

書蟠桃園

仙人居九洲
弱水不可涉
玉田產瑤芝
玄圃
瓊樓息沆瀣
紛綽離鬱蒸
雲霧色下通
滄溟
津上接燕微
瀾白玉十二
樓暉暉金与
碧遠
觀樊和中繁
華總如織春
光不久留轉
盼委
塵蹟何如蟠
桃樹三千年
一花三千年
一實
過慶雲留贈
玉陽兄

我愛幽人棲碧
山蓬萊仙境在
塵寰乾坤一
自開吾寡生
死誰能識此
閣飽食煖忘
茅屋

下落花流水白雲間無心去住知音者獨倚
荆門一嘯還

舟中饒吳泰麓四子奕博得一扇并記以

對詩

勝負有常數吾以寡敵衆遠能使之勞靜可
制其動百戰當淵雄項羽非不勇沛公識先
着覆楚不旋踵此意君知乎藏機莫輕用謀
定而後發南人始七縱六花與八陣至今尚
傳誦何如造化間吾手能播弄嘗聞吳之先

謀下大支種司馬兵如神指揮破西瀧當局
者多迷君須避吾鋒四壘雖已空感君遺清

風

夜醉歸山中尚想諸君子雅歌清酌猶當

天未已也泰麓先走者應是奕博餘威奪其

氣耳更賦一詩識之并聞取笑並謝來意

請同駕過玉葉山數語韻不外

奕秋因小技其中有神機善用貴善藏取勝
當以奇一識先後着指揮若無為國人惟通

矣誰能出範圍變態風雲生須臾失前麾譬
如御車者且良策驅馳譬如用兵者弟子必
與尸君不見孫武常料敵在智不在力曹瞞
百萬雄祗以增赤壁又不聞殺降者不祥畏
天者不亡君今既組頸吾當開明堂
一所說

蓋河子曰道亂於名物窮於數惟神与幾而
化無為也故天道与聖人極誠而無妄純一
而不雜幾微而幽不言而信不動而變昔者

一元鑿而混沌死二氣分而萬有僥然其中
天下錯綜紛擾萬物情偽不齊其變不常體
無所定其動不拘法無所守惟一不可有二
焉爾矣兩相偶為物物交物然後化神有幾
而德化雖無跡其漸必著天下錯綜紛擾萬
物情偽不齊心以無涯傷性性以有欲蕩真
故多名亂道多數窮物然後有聖人作而一
之惘幅萬物推窮致名而萬物遂軌於道是
故聖人者措天道於一心措一心於一身措

一身於一家廣於一國極於一世終於一元
物不參於己妄不作於念故一理貫萬事一
心貫萬物言一言而天下後世聽行一行而
天下後世觀是故聖人者以一德法天聖人
遠而德哀大君作而法備賢人潤出於下得
此於身則脩得此於家則齊得此於天下則
治得此於吾心操縱歛發其道不勞其功不
雜譬如探本窮源務其末流木之華也千枝
萬葉根株一植暢然條達水之於也千流萬
派龍門一瀉沛然川下雖萬物不齊體是以
定變法之以守動無為無幾之妙錯綜紛擾
不慮之不素猶置梗羽於巨湍之中具疾徐
去住水豈有區別哉是物之為體也輕重殊
載其所遇流水緩急順逆之勢殊耳故智者
觀物以達理洞心而驗道握其樞以運天下
究所有於無始兩體不立故純一者不測而
神明誠者無息而化侗乎任之其道不勞其
功不雜也是故一無始不名道無名不亂名

無物不雜物無數不窮及窮歸道所原在一

無即道者無其由也即也

其由而無其由也即也

其由而無其由也即也

其由而無其由也即也

其由而無其由也即也

其由而無其由也即也

其由而無其由也即也

其由而無其由也即也

玉華子游藝集讀書江上上稿卷之十一

泉翁著 益河馬一龍著

可春不細觀觀 門生金商質

不道難言錄香土上月流照錄江以東編輯

野臥盈錄錄一室餘林別不和生即煉

野陳拾光一也口也許一中校測

野好處噴同以收甘也山以下姪震章梓行

志農中四賦年與夫平臨事人入

莫身居賦中自古來治道本於農欲成先

舜君民志須盡銀雞稼穡功出作入休忘帝
力五風十雨願年豐太平無事人人樂擊壤
謳歌處處同

梅軒詩

種梅盈數畝一室傍林隈不作無恒豔甘為
有道癯雪粘香上几月載影橫渠何日辭城
市春郊醉壓驢

農說有小序

益河子曰力田養母此吾今日第一義

也父忝仕宦不肖占母家居貧無所取
備以供甘旨皇皇然不能一朝寧處也
嘗有大沈外兄史至湯氏及二楊子憐
者貧助之金百餘不足復繼之粟及是
捐其債乃占田老講求資身充養之計
衆指荒蕪一區曰是田也統順至於今
不畊民以賦稅累而述亡者殆盡得是
畊亦可富矣衆爭歸之釐將前至湯
所遺物易大武十元約傭畊者各取田

收之半一歲盡墾而大有獲焉日共諸
 墾有畝畝視其所為則皆農也視其所
 為事皆非農者也農不知道知道者又
 不屑明農故天下昧昧不務此業而他
 圖資人之利率為世途罔罔之間力倍
 而功不半十室九空知道者之所深憂
 就田廬作農說一章以示傭之人書生
 言過文致逐條更為詳說好事者多來
 索書因命工刻版布諸鄉人之有志於

去農者之如夏農之山良前詩書皆對對

農為治本食乃民天天畀所生人食其力
 周書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爰知稼穡之
 艱難則知小人之依故聖人治天下必本
 於農神農之教歷山不改其業禹稷之後
 莘野猶振其風蓋斯民之生以食為天而
 天無谷氣七日則死者其天絕也天之生
 人必賦以資生之物稼穡是也物產於地
 人得為食力不致者資生不茂矣故世有

浮食之民則民窮而財盡况以供無厭之
欲而欲天下安生樂業以無叛也得乎古
者無夫授田百畝不奪其時仰事頽育皆
有賴也其上不求其民不爭以力足食而
已至於後世人皆厭於力食而務以其力
食人是以獸相食矣而天下常不治嗚呼
君以民爲重民以食爲天食以農爲本農
以力爲功所因如此而司農之官教農之
法勸農之政憂農之心見諸詩書者惓惓

焉

力不失時則食不困知時不先終歲僕僕每
故知時爲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
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爲力足以勝天矣知
不踰力者雖勞無功

此總言用力體要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
不及者殺無赦時其可失乎時一失則緩
急元後之序皆倒行而逆施矣安得順暢
而不困苦哉困者無所舒展之意僕僕者

曹然無知手忙脚亂不得休息也然時言
天時土言地脉所宜主稼穡力之所施視
以爲用不可弃若欲弃之而不可也不可
爲亦然合天時地脉物性之宜而無所差
不失則事半而功倍矣知其可不先乎故儒
者之學亦必先於致知否則發不中節其
繆千里勞無功者以足僕僕之義

故畜陽不極發生乃微

此以下詳說知時之義皆用不可弃避不
可爲之事上云時者王陰陽之候而言陽
主發生陰主歛息物之生息隨氣升降然
生物之功全在於陽陽之生物欲盛必畜
畜之極而通之大盛而後始衰者氣之終
也不然散漫游佚之精安能萃而基命根
苗花實之體無所待而成物矣故冬至之後
一陽起於下則羣陰推而漸出寒凝固結
於上所以遏其洩耳及陽氣出地物生呈
露流行布獲而不窮畜之盛大致然使冬

不寒凝氣無所畜安得盛大流行而發生
萬物哉是以桃李冬花無冰不殺草春秋
紀之以病愆陽農家者有云冬畊宜早春
畊宜遲云早其在冬至之前云遲其在春
分之之後冬至前者地中陽氣未生也春
分後者陽氣半於土之上下也其意皆在
陽榮陰衛欲使微陽之氣不洩求其壯盛
而已於此不知所避一則初升而踣其踵
一則方啓而裂其膚豈非童而牯未壯而

先亢者乎亢則害牯則亡傷氣殆盡其生
安得不微○畜陽之意不止於冬凡日爲
陽雨爲陰和暢爲陽注結爲陰展伸爲陽
歛屈爲陰動爲陽靜爲陰淺爲陽深爲陰
晝爲陽夜爲陰繁殖之道惟欲陽含土中
運而不息陰乘其外謹毖而不出若陽洩
於外而陰實其中生機轉爲殺機矣說見
下文

凝陰在土其氣固畜

陰陽往復無停機進退乘除流行者未嘗
斷續克塞者未嘗空缺大而天地之全體
小而一物之微區無不皆然故陽洩殆盡
而陰即凝其中矣何以言之冬至一陽生
於地中陰氣盡在外也時當寒凝而反和
暢則固閉不密陽氣發洩陽洩一分於外
陰入一分於中生與殺機並藏而覆與培
者同出矣夫大塊生物之功以太和流行
耳其間直遂而施翕合而受必陽居陰中

乃能健運清虛之神煨煉陰精以成形質
反是則斂而固齏固者滯而不通齏者吝
而不與而欲物各付物遂其暢茂條達之
性以成豐亨裕大之體得乎是以小人之
使爲國家亦必以公滅私不能開誠以通
天下之志徇利忘義不能舍己以廣天下
之業否泰之義復姤之幾聖人所以示訓
也嚴矣○歲久不畊之地純陰固結非假
太陽之力追攝何以得散又冬春二時不

見天陽亦猶是耳今夫圖埴之土未嘗生
物正以內不含陽陰不外固而火煨之地
歲米不融者絕其地脉而中無陽氣來至
也竊窺神化之妙陽根陰物之所以生也
陰根楊物之所以成也生者謂之化成者
謂之變下詳之大之謂卦也小之謂爻也
諸陽皆生者陽自下起發其內之一本以出
於外諸陰皆死者陰自下起斂其外之散殊
以入於內

此二氣分布一元循環六卦相乘萬彙始
終之定理也諸陽謂自復以至夬也復十
一月之卦也夬三月之卦也十二月為臨
正月為泰二月為大壯復自坤中來一陽始
生成位於冬至至泰而開開而壯壯而夬
四月復全乎乾矣諸陰謂自姤以至剝也
姤五月之卦也剝九月之卦也六月為遯
七月為否八月為觀姤自乾中來一陰始
生成位於夏至至否而塞塞而觀觀而剝

十月復全乎坤矣上下者軋坤分列之位
升降者陰陽往來之氣內外者神化合辟
之妙歛發者萬物生成之機出入者循環
無窮之端一本散殊相禪以爲始終者也
夫一元之氣升則爲陽降則爲陰進則爲
陽退則爲陰初非截然二物故一日之間子
前爲揚日進而上升午後爲陰日退而下降
今言陰陽皆自下起蓋乾坤互相爲物之
用反覆道也大抵二氣陰陽之至當主日

月爲義春秋二分晝夜相半氣之平也春
分後晝漸永日在地下之刻少秋分後夜
漸永日在地下之刻多陰陽消長係於是
矣太虛生物之功不過日月之代明四時
之錯行水火相射五行雜糅而萬物之爲
物也無盡歲觀乾坤所乘四子以周一歲
之氣而坎離不與焉日月之職大矣哉故
冬至井汲則溫夏至井汲則寒其實如此
內之出於外外之入於內者亦非臆說萬

物不離乎陰陽陽爲乾陰爲坤乾體一坤
體二乾主辟坤主合一故神兩故化辟戶
自內而出於外也合戶自外而入於內也
驗之物理自然陽道生陰道成剝之既盡
生者一終矣致成於坤而枚生於復成者
至是又基其始也故穀種之生色雖未見
而生理已完具於其中厥後散殊於外不
減舊物不過自其中之一本者發之耳及
其成也復如之夫之既盡成者一終矣致

生於軋枚成於姤生者至是又基其始也
故歸根之狀雖未形而殺機已窺伺於其
外厥後根本於中渾然全體不過自其外
之散殊者歛之耳及其生也復如之

陽上而不抑遂以精決陰下而不濟亦難以

形堅

損有餘補不足則精不決而形可堅矣天
地之間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故醫家補陰
之論後世本之然扶陽抑陰古聖至言言

不師古君子不以爲妄乎易曰亢龍有悔
又曰下濟而光以是見陽之精洸由於不
抑陰之形脆者由於無所濟也今有上農
沃土地饒糞多而力勤其苗勃然興之矣其
後徒有美穎而無實粟俗名肥腸此正不
知抑損其過而精洸者耳其法何以斷其
浮根剪其附葉去田中積污以燥裂其膚
理則抑矣及其總稔俱成農功已畢或土
力既衰潤滋不繼淫濁未去清氣有傷此

正不知補助故粒米有空頭枯榦粉黛諸
病也言變之漸創謂正氣其源以
是故含生者陽以陰化達生者陰以陽變察
陰陽之故參變化之機其知生物之功乎

此言陰陽變化之殊以足上文生成之義
化者化生也變者變易也陽變陰化氣之
定分儒者論著詳矣生則化成則變然必
成而後有生陽根陰也生而後有成陰根
陽也成者謂之變脫其本根易其故體生

者謂之化融液所畜暢茂其緒夫生者陽也生不自生而含於成物之生也陽含陰中陽雖總生而實以陰化為質本於所成者陰耳成者陰也成不自成而達之自於生物之成也陰代陽體陰雖總成而實以陽變立命本於所生者陽耳故冬至之後是生意皆含夏至之後生色皆達含者化之機達者變之漸陰陽互為其根求其所以然微妙而難悉也一化一變理不盡顯物

自相形機緘所存非審察參詳則天地生物之功莫之有知矣○含生者先天也以後天為之體達生者後天也以先天為之神養生家欲求先天之氣當思化裏一變非化不能變非變則化者終於化矣推之事理亦然凡事之立其始甚幾微克廣必盛大盛必衰衰必敝敝則變不變則毀毀則熄此知道者之所深憂乎圖善變而不毀者其諸取法於農

故聖人推日星定四時分節候而示民以則
陰陽列於四時早晚見於節候歲氣係於
日星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日窮於次
月離於紀星回於天此一歲之終也日行
速而月遲故有餘日而以閏月收之天行
健而日月不能及故有歲差而以六十年
約之一歲之中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四
時順布也四時有八節立春春分立夏夏
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以後陽漸

長立春陽之出也春分陽氣之中也立夏
得陽三之二至夏至而極矣夏至以後陰
漸長立秋陰之出也秋分陰氣之中也立
冬得陰三之二至冬至而極矣堯命羲和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不詳其餘者以一中一極前後測之耳冬
至一陽生主生主長夏至一陰生主殺主
成故曰生者陽也成者陰也含雖未見其

生達雖未見其殺而幾已在矣易曰知幾其神乎神者造化之良能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得之可以把握陰陽主張造化而無難矣焉○發其生者與其晚也寧早收其成者與其早也寧晚此陽進而前陰退而後之道也故九爲老陽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六爲老陰也

衆知膏瘠不如原隰衆知蕪平不如淺深

肥饒爲膏砂瘦爲瘠高者爲原下者爲隰

蕪荒而不治者也平成熟也農家栽禾啟土九寸爲深三寸爲淺土之生物膏則茂瘠則不茂而人之相地成熟則美荒瘠則不美此皆易知而莫不知也至如地之高下有氣脉所行而生氣鍾其下者有氣脉所不鍾而假天陽以爲生氣者故原之下多土骨而隰之下皆積泥啓原宜深啓隰宜淺深以接其生氣淺以就其天陽蓋土骨如人身之經絡而積泥如人身之餘肉

耳經絡者氣血流行之所餘肉者愧然附
贅之區也

常治者氣必衰再易者功必倍患因無備命
在有滋將衰而沃之助其力也欲倍而壯焉
收其全矣沃莫妙於滋源壯須求其固本

此因土材而以人力輔相之衰者土力衰
也倍者所穫倍也患言水暎虫傷之類溝
堰陂洫桔槔蓑笠潤燥以時濟及浚築製
造爲之預者則有備而無患矣命言生發

收藏之元所滋之事有二以人力者灌溉
鋤耘塗盪也以物力者泥糞灰糝稿卉也
禾苗資土以生土力乏則衰沃之所以助
土力之乏易田併兩歲之力不壯則不能
兼收所生以致倍然沃助其衰壯求其倍
勢也猶有不待其衰未禾而先沃之白塊
之間者此素問所謂滋化源之意耳滋其
衰者過滋或至於不能勝而病矣滋源則
無是也固本者要令其根深入土中法在

禾苗初旺之時斷去浮面絲根略燥根下
土皮俾頂根直生向下則根深而氣壯可
以任其土力之發生實穎實粟矣
亢而過洩者水奪

此謂獨陽不長者濟之以陰也何為亢如
既穫之後犁土在田冬春二時皆無雨雪
太陽燥烈破塊之間盡為枯體陰不外周
陽不內畜氣之過洩矣水奪者以水奪之
也奪其過洩之陽籍其潤澤之液包含融

結以成發生之功蓋天一生水水為陰氣
之微遇火俱化化則合併為用不惟不為
害而反為利焉故君子貴不驕富不侈賢
智不先人處崇高而憂履盛滿而戒不待
以水奪之而自能不至於亢也
歛而固結者火攻

此謂獨陰不生者濟之以陽也何為歛失
於鋤墾蕪翳蔽其天陽污濁淫其膚理陰
洩久而不開生意塞而不達氣之固結矣

火攻者以火攻之也攻其故結之陰假其
焚燎之力疏導蒸騰以宣發育之氣蓋地
二生火火為陽氣之微遇水俱變變則轉
易死氣以為生亦不害矣水云奪者必久
浸而後可奪火云攻者必猛烈而後可攻
然奪之欲其過洩於外者返而攻之欲其
固結於內者去也陰陽善惡其用舍去留
之分有不可誣者如此

鑿錕寸隙不立一毛鬱蒸所至竝鍾五賊

此又揭工力時氣所害為甚者言也鑿錕
寸隙墾之不遍也雖所餘徑寸他日禾根
適當之則詰屈不入葉雖叢生亦必以漸
消盡而至於濯濯然今俗云縮科是已故
犁鋤者必使翻抄數過田無不畊之土則
土無不毛之病五賊食禾之虫也熱氣積
於土塊之間暴得雨水醞釀蒸濕未經信
宿則其氣不去禾根受之遂生蟲烈日之
下忽生細雨灌入葉底畝注節榦或當晝

汲太陽之氣得水激射熱與濕相蒸遂生
蟹朝露浥日濛雨日中點綴葉間卑則化
氣合則化形遂生蟣熱踵根下濕行於稿
夾日與雨外薄其膚遂生螟歲交熱化不
雨不暘晝晦夜暘而風氣不行遂生蠶五
賊不去則嘉禾不興故灌田者先須以水
遍過收其熱氣旋即去之然後易以新水
栽禾無害不過一遍易去者雖久浸不免
日中雨露或以長牽或以踈齒披拂勿令

凝着則虫不生近者田家治虫之法多以
石灰桐油布於葉上亦可殺也

知天之時識地之宜昧其苞命亦無以善其
後

此承上以起下也苞命見下
故祖氣不足母胎有虧其踵不踵胎氣不完
其胎不胎雖成必敗蓋親下之本既久去地
而傷母之體豈能全天哉

祖氣主穀子之在稭者言也母胎主

之脫稭者言也祖氣不足謂未及冬云
先刈者其一成之氣既未充足以之爲種
毋胎有虧矣草木之生其命在土生成化
變不離土氣踵踵相接生生無已焉若脫
土久氣不連屬生之雖具於胎成之則不
全其數或半途而剝或成穗而秕故收種
者當於冬至之後熟治高土散布其上覆
以踈草障蔽鳥雀壅以會灰滋潤燥枯至
清明時沃之使芽除草糞頻助其長此

第一義也其次草裹美穗縣之風簷季春
之始置諸深汪勿令近泥半月氣足布地
而芽此雖不傷已落第二義矣但世俗浸
種晝沉夜眠會釀鬱蒸逼之使速胎中受
病拔不可去長芽嫩脆拋撒下田跌蹠折
損種種不免迷而不悟不知何見耳
夫善本者斯圖末慮終者貴謀始推陳而致
新氣以交併積盛脫胎而洗髓積以剝換化
生

上言天時土性人力穀種備矣此下言治
禾也種得水始芽芽得土始苗移苗置之
別土二土之氣交併於一苗生氣積盛矣
然其始不脫則陳腐之體猶存髓不洗則
濁淫之氣終在欲其稚而壯壯而盛盛而
不衰也得乎故天地之間氣之積盛者力
在交併精之化生者功在剝換不然同類
而異形一本而殊末果何故哉此在交併
與剝換者得不得之差耳

達順則豐覆逆乃稿縱橫成列紀律不違容
遇爲儔尺寸如范

栽苗者當如是也先以一指搪泥然後以
二指嵌苗置其中則苗根順而不逆縱橫
之列整則易於耘盪踈密各因其地之肥
瘠爲儔踈者每畝約七千二百科密則數
踰於萬地肥而密所收倍於踈者矣

但害生於狼莠法謹於芟耘與其滋蔓而難
圖孰若先務於決去故上農者治未萌其次

治已萌矣已萌不治農其農何

狼莠惡草之害苗者芟耘皆去草之事莠
草之延生也恣益甚也莠難圖也出左氏
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亦古語引此以見
惡不可縱漸不可長之意上農深於農理
勤於農事者也未萌根株在土也上農者
智力兼至知狼莠之害苗不惟不容其延
莠於根芽未萌之時先有以治之矣是以
用力少而成功多不使其害及於苗所養
至而所以生全者大也已萌而治之其功
次於是矣已萌而不治者必至於莠而不
可圖爲農也何以謂之農哉歎而哀之之
詞知道者可以深長思矣

夫雜草之法數與草齊南粳北黍天所生地
所宜人所賴以養者種之良也物之良者必
貴貴非賤等良畏惡朋

雜治也惡草之害苗者不可勝數而其爲
物也尤易生焉所治之法不多則不可去

南粳以下原其當治之故蓋貴賤殊類善惡不可同居同居則善者必爲惡者所害矣天生五穀所以養人可貴之物也貴者難成而易傷賤者易起而難制於此辨之不早竢其潛滋暗長而後治之則其根株深固枝葉暢茂盤結而輔翼者勢盛於苗矣雖有上農亦無如之何

故農家者流思其力不足以盡圖之備假諸物其始也直木而耒其次也橫木而耜又其次徧木而齒曲木末而鏟鑿木首而鋤繼之以掇終之以塗無不加以鐵焉以木直而鋌堅也攻之無遺類矣

草之滋生無窮而人之用力有限不能不假於物以爲力勝之具耳今之耒而耕者有大畊小畊開挑耨倫大抵勤與惰之殊也翻抄遍過之說已見於前其耜者亦多不求細熟平整粗塊臃泥凸則曝日先燥窪則注水過深是以一坵之間禾之豐瘁

頃異且又妙在旋抄旋耙旋蔣則燥
濕和均渾水澄泥聚於根坎有壅培之力
也移苗新土黃色轉青乃用搗盪搗盪雖
以去草實以固苗蓋田之浮泥易行橫根
而下之實土難入頂本頂本入土不深橫
根布於泥面則得土之生氣不厚枝葉雖
繁抽心不茂矣搗欲斷其泥面橫根使其
頂根入土深受積厚多生之氣其後抽心
始高而結穗長碩也鍤鋤皆削草器掇以
手拾去餘草塗以泥壅蔽田皮既掇則洩
去多水留少水在田夾泥爲塗塗時以手
捻去禾心宿水候田中有燥裂即上水灌
之禾心宿水既去燥時免其濕釀漬入新
水又助潤滋清氣矣養苗至此除草已盡
物不能再假力不可再加然意外之虞尚
不保其無也

如是而猶有存者可不畏夫

此又申言狼莠之難去可畏之甚也蓋惡

草賤而易生有一根踵遺於地忽不覺其
敗寡矣

衛生固難成功亦不易華而欲實風雨不作
時將獲矣燥則多損侵以成腐

此言養之係於人而成之係於天也稻花
必在日色中始放雨久則閉其竅而不花
風烈則損其花而不實二者皆粃穀之患
也及其成穀將獲土太燥則米粒乾損水
多而過浸則斑黑成腐二者又皆毀成之
病也陰晴燥濕是豈人力可致哉農家至
此猶不得自盡况以委之蕪翳而求其不
敗也可乎

故可貴之物不產非時不安非類欲其至足
以遂斯民之天而農也如之何不力

此總結通篇旨意蓋穀不足則食不足食
不足則民之所天不遂物之可貴如此苟
非順時調護何以得之農者當知自力矣

非則却隨麴何以醉之異昔當味自久矣
 不與以久之海天不盡然以百貴味出荷
 時并盛語最端首黃蓋城不與以會不與會
 以養其男之天而盡也味之尚不以也
 姑何貴之味不盡非非不與非勝於其至以

想山何平

寂之思

無辭不影自畫以少者之燕潔而求其不
 蕭蕭如雷然長以入八百里遊遊幾何



